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43851

書叢小科百

爾伯勒福

著琦姜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登記號碼	5747
類碼	B37 / Fr. 57
36年	5月 20日
來源	與廣東省立圖書館交換
價格	

B37


Fr 02

(289)

書叢小科百

爾 伯 勒 福

著 琦 姜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福勒伯爾肖像

福勒伯爾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	三
第三章	福勒伯爾的初學時代	六
第四章	福勒伯爾的服務時代	九
第五章	福勒伯爾的教育事業	一一
第六章	福勒伯爾的大學教育	一五
第七章	福勒伯爾和幼稚園	二〇
第八章	福勒伯爾的晚年生活	二三

第九章	福勒伯爾的著作及其學說·····	二七
第十章	福勒伯爾學說的批評及其影響·····	三七

福勒伯爾

第一章 緒論

我友邱椿君曾經和我討論教育哲學，他說：「古人對於教育上的思想，大概有兩派：一派是發生於農業的，他一派是發生於工業的；並且農業的教育思想是先於工業的教育思想而發生的，因為社會的進化是先有農業然後有工業的緣故。先講中國，例如孔孟，是代表前一派的，孔子說：「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孟子說：「助之長者，握苗者也。」他們拿「苗」來作個譬，純然是一種農業的教育思想。至若管子，這種思想，尤其是顯著。管子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他所謂「樹人」，是不是一種農業的教育思想呢？至於後一派，就是工業的教育思想，派當首推墨子。墨子一書裏面，到處可以發見這種工業的思想，例如「匠

人」一語，是墨子的一種口頭禪。一至漢、晉的時代，這種思想，越加明顯了。例如漢朝揚雄說：「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晉朝傅玄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的這一類話，是不是發生於工業的教育思想呢？再講西洋，在西洋教育史上，屬於第一派教育思想——農業的教育思想的人，當首推盧騷（Rousseau）其人。盧騷所主張之「返乎自然」一語，明明是代表農業的教育思想的；他在愛彌爾（*Emile*）裏面，更把這種教育思想發揮盡致了。過後，繼盧騷的教育思想而起的學者，爲瑞士之裴斯塔洛齊（*Pestalozzi*）及其門弟子赫爾巴特（*Herbart*）和福勒伯爾（*Fröbel*）二人。就中以福勒伯爾的農業的教育思想爲最著。福氏彰明較著地把兒童比植物，學校比花園，教師比園丁；開後世幼稚園教育之先河，可謂集農業的教育思想之大成了。至於第二派，就是工業的教育思想派呢？在西洋教育史上，當以英之洛克（*Locke*）爲該派之代表。洛克把人性比白紙，經驗比白紙上所寫的字跡；他又把兒童的被陶冶性比粘土或蠟，教育比模型；這種解釋，明明是一種工業的教育思想。『邱君的這一段議論，很有獨到精妙之處，是前人云所未云的。我特地引用之，以作本書的緒論。』

第二章 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

許多有名的教育家，在幼年時代，沒有幾個能得到圓滿家庭而享受幸福生活的；然他們因為越沒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越能利用環境，努力奮鬥，終造成新境遇。請看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罷，這便是許多困苦艱難的教育家中，最顯著的例。前章邱椿君說過，福勒伯爾是農業的教育思想派中之代表，集該派思想的大成。試問福勒伯爾為什麼能發生這種農業的教育思想呢？我敢說：這種思想，是福氏爲他幼年境遇所造成的，並不是出於偶然的。欲知究竟，不得不先說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的狀況：

福勒伯爾(Fröbel)是德意志人，名夫里德立士威廉奧古斯德(Friedrich Wilhelm August)。西元一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於奧柏衛斯巴士(Oberweissbach)。奧柏衛斯巴士是屠麟根(Thüringen)森林裏的一個村落。福氏的父親，名叫約翰雅各福勒伯爾(Johnn Jacob Fröbel)。

他是屠麟根村落裏面的一位路得新教的牧師。因久經宗教上的磨礪，所以性情很嚴正，但是富於慈愛心。福氏生後九個月，他的母親便逝世了。他的父親雖很愛福氏，然因自己傳教，公務匆忙，沒有功夫躬親教養，不得已把福氏委托下婢，代理教育。但是下婢毫無智識，對於福氏教育，都不注意，直等於無教育的。福氏四歲時，他的父親納了一位繼室。她天性極不仁，祇管教育自己的兒子，不去理會福氏。福氏在家庭中受冷酷待遇，絕少樂趣。福氏在這樣情形之下，可說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完全不受教育，實勝於受過不適當的教育，還能保持天真，留待將來的開發。福氏在日記上說：『自省、自察、自教、自動、自助，就是我生活的根本特性，到晚年而未嘗稍變的。』福氏年紀稍長大，常常獨自走到屠麟根森林或附近田野裏，散步逍遙，自尋其樂；旦夕把花鳥草木做朋友；同時目睹動植物，和各種自然界的現象，錯綜萬狀，難免使他反覆沉吟，細繹其理，偶然有得，便覺會心不遠；久而久之，遂使福氏萌芽一種神祕主義的思想；即前邱椿君所謂農業的教育思想，及他後來所研求和發明的那真且妙的『一原』的哲學原理，也都發芽於這時代。福氏在十歲時，他的父親，把他寄養於他的前母親舅父之家，後得舅父之援助，始入小學校讀書。那個小學校，是一個專門施行宗教教育

的學校，福氏一進這校，受到宗教的教育，輒心有所感動；他對於入學第一日所授之「汝先尋天國兮」一語，印象更深。福氏在日記上說：「這一句話給我的偉大印象，是我生平中一種空前絕後的印象，這印象保存於我的腦際，已經有四十餘年了，但是到了現在試一回憶，彷彿地好像是昨日的事。」照這樣看起來，福氏的宗教的神祕的玄妙思想，實發端於入學第一日了。

第三章 福勒伯爾的初學時代

福勒伯爾在十歲以前，未嘗受過完全的家庭教育，已如前章所說。直至十歲的時候，始入小學校肄業。這學校，除掉宗教教育外，別的功課是不完備的，所以福氏受的正式的学校教育，也是非常散漫的。福氏在學校裏，對於功課，成績雖不很佳，然而他自脫離冷酷家庭的關係，而受着慈愛的舅父養護以來，生活日增快樂，每日和花鳥草木等周旋，興味益加濃厚，身體因之發達。十四歲時，福氏承父命，又不得不離開舅父而返父家。在這時，他的父親收入不豐，家道日衰，因之他的學費無接濟，不得已遂中途輟學，而服務於屠鱗根森林管理者之傍，以求自活。他在第一年中，每當公務閒暇的時候，便自習數學、語言學、植物學諸科，或入森林裏去研究自然界的法則，造詣已覺不淺。到第二年，即他十五歲的時候，他又費兩年光陰，再投身學校，專心學習林務管理法。但是他的教師，却不能給他適當的教育，倒是他自己本着平日一種宗教上的精神和毅力，和自然界周旋；更進而擴張他的

森林的學問，和實地嫻習各種植物，毫無倦容；有些時候，他又在鄰居的醫生家裏，借着許多書來讀，很得着許多關於森林中植物的智識。遂使福氏對於探求自然科學的智識的熱望，竟達到十二分。至一七九九年，福氏對於自然科學的智識的熱望，居然戰勝他父母的反對，得到屠麟根森林管理者之輔助，入耶拿（Jena）大學肄業，和長兄同學。他更熱心研究數學、物理學、博物學諸科；然而他的成績也不很佳，和昔日在初等學校時代，有同一狀態，因為他喜耽於沉思默考的緣故。福氏的天性既然這樣喜靜，故他很適於研究哲學。當時耶拿大學是德意志的文化中心，校裏充滿唯心派哲學的空氣，反浪漫派的運動，和科學上進步的態度等。福氏雖到那邊去專門研究實用科學，然亦兼去討論斐希特（Fichte）派的哲學了；因為那時斐希特派哲學很占勢力，不論街談巷議，或每處非正式集會的地方，都拿它來做談話資料。福氏還看見斐希特的學生謝林（Schelling）勢力滋長，日負盛名。他又醉迷於耶拿浪漫派學者，例如謝勒格（Schlegel），提克（Tieck），和諾華利（Novalis）諸人，也許他們的朋友歌德（Goethe）和席勒爾（Schiller）等也在其內；而耶拿的人對於科學上進化的態度，也供給福氏以一種深刻印象。當那時，耶拿大學裏各種科學的教授，雖有許多

地方沒有把福氏內部的關係，和他的神祕玄妙的『一原』觀念，分析得清清楚楚，而不能遂他的欲望；然而他當日在各教授的講義當中，總曾經偶然地發見一二地方，能遂他的素願的。不幸福氏在校僅一年半，正當他研究學問興味最濃的時候，忽因學資缺乏，張羅無術，僅欠繳五鎊餘之學費，竟致被禁於校監裏九星期，卒至中途退學，而喪氣回家。

第四章 福勒伯爾的服務時代

福勒伯爾自從耶拿大學退學回家後，心緒抑鬱，益覺無聊。後他爲生計所迫，他的父親再叫他到別地方去做農業工作；但是沒有經過多時，他忽接他父親病篤的信，又不得不急急回家。一八〇二年，福氏二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長逝了。福氏自喪父後，他的繼母更不理他，因此不得不東奔西走，日尋生路，前後三四年間，飄泊無定，往來於德意志各地，有時做測量師，有時做書記，有時做會計，有時做別墅管理員，沒有一定職業，不辭艱苦，祇求餬口罷了。但是福氏的外界境遇，雖然這樣變化，他的內心所抱志向，越形鞏固；欲在世界人道上盡一種天職的念頭越迫切了；因之他居的時候，不暇暖行的時候，胼手胝足；戰戰兢兢，不敢懈怠。福氏曾經致書和一友人說：『我深願天賜給君以安全的住宅和最親愛的妻；至於我呢？祇要萍蹤飄泊，流寓無定；並祈天假我以年月，使我學習我和世界之關係，及我和我自身內界的關係便足了。更願君供給世上的人以衣食；至於我呢？我教他們』

以知己爲急務，願我一身任其開發之天職罷了。」福氏回家後四年間，完全度尋常的生活，僅僅欲求一個處所，可以安身過活。且福氏對於他自己將來所操職業之性質，還未有十分明瞭之概念，莫知適從，僅隨偶然的事情，以變遷其趨向罷了。到了一八〇五年，卽福氏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往美因（Main）河邊之法蘭克福（Frankfurt）地方，充任一所裴斯塔洛齊式模範學校之建築師，開始研究建築學。校長格魯涅博士（Dr. Gruner）很相信福氏，發見他具有教育家的天才，屢次鼓勵福氏。一日，對福氏說：『建築之業，非君所宜，君爲什麼不改爲教育家呢？君如願做教師，我校現在有教師缺額，我給君一個位置罷。』福氏欣然承諾，遂成爲該校的教師。自此以後，福氏的生涯，頓然另開新生面了。

第五章 福勒伯爾的教育事業

福勒伯爾自承格魯涅校長之推薦，得到模範學校教職以來，他的終身職業，由此確定，不禁自喜！福氏對於這件事的結果，在他的日記上，曾述當時初立教壇之感想說：『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何許人，然而我最初執着教鞭而立於數十兒童前面的時候，不禁得有一種宛若家庭生活的感想！我多年早想找而沒有找到的事，不料一旦竟使我找到了。我現在既經找着適合於我的天性的事，便是我得到無限的幸福，好像魚得着水，鳥翔着空，其樂無窮！』觀福氏的這幾句話，就可以見得格魯涅校長實有先見之明，而且福氏將來在新職務上必能奏功，不難預卜。然而福氏任教後，不出數天，他總覺得對於教材及兒童的心智發育的順序，不甚明白了解，若非經過一度的研究，恐難成功；這種虛懷坦白的態度，真是一般教育家的好模範。福氏有了這覺悟，所以他館僅五日，即往伊佛東（Yverdon）去訪裴斯塔洛齊，費了三星期的光陰，專習教育方法。過後，他復返校，得格魯涅校長的

指導，再把裴氏的教育學說，詳細地做一番有系統的研究，並開始發展他自己的教育原理和方法；同時他終日在校內盡力於兒童教育，足足有三年之久。在這三年中，他還私自教授幾個親近的學生，專用普通紙張、硬紙板、和木片等做教材，製成各樣的模型。因此，福氏便悟出各個兒童都有自動的表現，這種種材料，大可發展各個兒童之本能，實有做教育工具的價值。然而福氏在法蘭克福教了三年，又覺得自己對於教育學術上之修養還沒有充足，非再加特別的研究和練習不可，遂毅然辭職，暫去做一家庭教師，僅教育少年三人，並利用餘暇，專心研究教育上的學術。至一八〇八年，他率領這三個少年再去伊佛東，問學於裴斯塔洛齊。福氏隨從裴氏，約共兩年，兩人共同起居動作，相敬相愛。福氏在日記說：『我在伊佛東的時候，一面做教師，一面當學生，一身兼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他又論裴氏的人格說：『裴斯塔洛齊是怎樣的人物呢？他是欲使人類用一種如火如荼的熱心，得遂其神聖高尚的生活，而引起一種百折不撓之精神的導師；然而他不告訴人應取什麼方法去遂那種生活，及用什麼手段達到那種目的，這是他的缺點。』觀這幾句話，便可知福氏對於裴氏之熱心教育事業及其篤愛學生的地方，是非常欽佩的；並且觀福氏畢生盡力於幼稚園教育上，

也可以知道他受裴氏的感化，是十分深的。教育史家迪得斯 (Dittus) 說：『幼稚園教育的本源，便是裴斯塔洛齊教育的復生。』確是至當的論評。福氏既經這樣受着裴氏的感化，並取得裴氏的經驗和結果，更加以福氏自己所有的周到的觀察，和銳敏的頭腦，一面研究，一面實習，這樣教學相長，所以他終能够發見他自己對於教育上的一種新原理和新主張，以別於裴氏的教育學說。同時福氏對於地文學和博物學兩科的教授上，又得到許多經驗，這都是他在鄉村間散步遊行的時候，隨處隨時教授學生的。他又發見一種方法，是教兒童遊戲，使兒童的智識發展方面所受的效果，可與身體方面並駕齊驅。福氏在日記述在伊佛東時的經驗說：『我居這個地方，深知道兒童之種種遊戲，並了解怎樣能去發展兒童身心的力量。』福氏的教育主張，開首便把兒童的幼年教育，由母親負責一件事，看得非常重要，這是因為他幼年失恃，沒有去教育他，很感受痛苦的緣故，當時福氏對於音樂上的智識，也大增長，因為音樂一科，在他的教育方法中，是很重要的原素。這是福氏在學問上是最不知足的，總想日積月累，推陳出新，非達到完全目的不止，所以他又覺悟如果將來要從事於統一他自己所主張的教育上的種種計劃，那麼，必須把在伊佛東所得到的經驗和結果，更擴張

範圍，應用到廣大的地方，纔算是完畢教育上的能事。福氏既然具有這樣抱負和決心，於是毅然棄去在法蘭克福的業務，再去從事大學教育，以求深造。

第六章 福勒伯爾的大學教育

福勒伯爾在一七九九年時，曾進耶拿大學，在校一年半，中途輟學，不能畢業。但是福氏在耶拿大學的時間，雖屬有限，然而他對於自然科學上及哲學上的智識欲，完全是在這時代得到的。過後，他在法蘭克福所悟得的教育上種種新原理和新主張，也無非拿那在耶拿大學收到的零碎智識做基礎罷了。他再加以在法蘭克福所得的實地經驗，總覺『學問無止境』，欲求有成，不可不求前進，於是在一八一一年，決計入格丁根 (Göttingen) 大學，繼續研究；翌年他又為柏林 (Berlin) 大學礦物學教授威斯博士 (Dr. Weiss) 的盛名所動，遂轉入柏林大學。福氏在那裏，專研究自然科學，欲成就他將來所要經營的事業上一種學術的修養，因為他自信人類和自然，受同一法則的支配，兩者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故從事人類教育的人，不可不知自然科學。福氏就學於威斯教授，在其講義中，最服膺的，便是『凡宇宙間之發展，都有聯屬的關係，可以實地證明的。』那種議論；所以福

氏據此去發揮自己的主張，常對人說：『今後我的岩石，我的結晶體，都可以做我的鑑別事物的東西；我將用這類東西去識別人類，洞悉我們的發展和歷史。』於是成立其神祕的『一原』律，而爲他一生學說和事業的發軔。然而時運多舛，福氏熱心求學，沒有多時，歐洲全土，因爲法帝拿破崙所侵略，到處化爲戰場。全歐人民，流離避難，非常慘苦；學校教育，因之停頓。福氏是富有愛國心的人，目睹國家危急，遂投入普魯士義勇軍中，這是一八一三年的事。福氏從軍一年，然未嘗片刻忘記研究學術；且在軍隊中所獲得教育智識，仍是不不少的。他在戰陣中，偶然遇見兩位最熱心的友人，一是米丹多夫（Middendorf），一是蘭格塔爾（Langenthal）。福氏和他們邂逅以後，遂成莫逆。這兩人也都願犧牲一切，盡心做福氏畢生的助手，贊助福氏教育計劃之成功。他們在軍營中，每到深夜，圍爐對坐，討論教育的學理和方法，立將來願爲人類教育犧牲一切之誓約；過了這一年的軍隊生活，在一八一四年，福氏復返柏林大學，承威斯教授的推薦，並在他指導之下，充任柏林礦物博物館的理事。福氏在柏林大學四年，精細研究自然物，始終無懈，得到自然科學上種種智識，已經不少；但是他改良教育的初心，不因研究學問而稍變。福氏一面在柏林大學求學，一面又在柏拉曼（Plamann）

所辦的裴氏式的學校裏任教授，繼續從事對於兒童性質之研究。沒有經過許多時，福氏忽接他的長嫂的信，說長兄病歿於格里斯亥姆（Griesheim），他不得不往兄家料理喪事；他的長嫂要他任三個姪兒的教育。於是他離開柏林大學，又帶了他的另外兩個姪兒到格里斯亥姆，設一學校，專教育他的五個姪兒，希望以此築成自己的教育原理；過後，他聘蘭格塔爾為教師，又攜一學生來，於是新教育之學校成立了。翌年，福氏移其學校於加羅霍（Keilhan）村，擴充局面，改名叫做全德教育院。這學校在創辦時，困難萬狀，經濟問題，更難解決；後來福氏的姪兒卡爾福勒伯爾（Karl Fröbel）述當時學校的狀況說：『怎樣能夠解決食事問題，是我們所最苦心焦慮的事，有時不得已竟把校中所貯藏之麥種做成麵包充饑；自此以後，雖照常授課不輟，然時與絕糧之歎！』看這幾句話，當時滲澹經營之苦，可見一斑了？幸而不久米丹多夫及他的親戚巴魯夫（Barof），也來加羅霍，和福氏協力進行；福氏既得他們的幫助，學生人數也增至十多人，大家同心經營，一切事務，稍稍就緒，學校聲譽日益顯著；至一八二六年，學生人數，竟有五十六人。這學校裏的教導和訓練，大部分都是得之於遊戲；即福氏後日所創辦之幼稚園的雛形，早已發生於這時，不過那時學生的年齡較大罷了。福氏

在這校所計劃的許多實地練習的工作，是在戶外，或在校舍近傍的校園中，或即在校內講堂中施行；使一般兒童學習建築堤防，礮臺，堡壘；並領他們到山林裏，去尋求昆蟲、花鳥等；並使他們學習而解決一切實際生活的問題；且由稗史小說，山歌野曲，和從軍出征歌曲裏，去想像世界之大，養成自由活動的心情，以作將來處世的基礎。福氏爲要傳播這校教育的旨趣，使世人都明白知道起見，遂於一八二六年，發表人類之教育一書，載他在加羅霍所實行的教育原理和學說。不幸，當時普魯士政府誤認這校的宗旨，以爲有提倡社會主義的傾向，並其校內含有危險的政治分子的嫌疑，於是特派一位視學官前往調查；但是據該視學官的報告說：『在該處創立一個很親密的聯合的家庭，約有六十多人，大家都聚在一處，互敦信義，各人都求全體的幸福。這種聯合，分明在教授上、訓練上、與學生自己身上，都有莫大的有益衛生的影響。再也沒有看見那種情思昏昏朦朧未醒的狀態；祇見一個個人都具有這麼樣一所大家庭所不可缺少的興會。這校的目的，決不止於智識和科學，且含有內心之活潑潑地自由發展的。』這位視學官的報告雖很讚美這校，然而那些游談蜚語，終不以此而停止；又加上些別種的原因，一時風聲所播，遂使學生人數逐漸減少，最後竟贖了福氏自己

的五個姪兒而已。至一八二九年，這個學校，已經入於山窮水盡的地，無法挽回，完全解散，於是福氏的教育事業，忽遭一大挫折了。

第七章 福勒伯爾和幼稚園

福勒伯爾自遭過一度大挫折以後，還不心灰意冷，更本裴斯塔洛齊曾經所暗示的百折不撓之精神，重整旗鼓，總想找到一個處所，不僅能够安置自己的身體，並且可以擴張他的教育事業，使他得到比較穩固的基礎。福氏主意既定，遂往瑞士，在那邊屢換場所，繼續他的教育實驗事業；前後五年間，或在海爾巴（Helbra），或在瑞士之威田西（Wartensee）城，或在維爾梭（Wilsau）等處，先後設立數校，然而都是徒勞無功。當福氏在瑞士時，因受一般僧侶的百方阻撓，所以他的事業，失敗更加厲害；然而瑞士政府不忍使這樣大教育家遽然離去而他適，乃遣派年少教師數人向福氏求教，更在一八三二年，聘他充當新設立的部格多夫（Burgdorf）孤兒院長。福氏在孤兒院裏，收容四歲到六歲的兒童，施以他自己所主張之理想的教育法。一八三五年，福氏又在部格多夫創辦一所模範學校。忽然有悟，以爲「一切學校教育，其始教之道，到了現在還沒有適當的方法，倘使「蒙

「養院」(Nursery)的教育，不加改良，終沒有成功的日子。」夸美紐斯 (Comenius) 的「童年學校」(The School of Infancy)已經引起福氏的注意，而「智能的訓練和能幹的母親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的原則，也漸漸地使他澈底明白，由此遂越比從前覺得遊戲一端，在教育上很佔重要的位置。於是福氏開始一面研究，一面又復規畫那些玩物、遊戲、歌曲和身體上的運動，以有益於幼兒教育的爲限，不過那時候他還沒有把這些材料，弄成一個系統。經過二年，福氏接了夫人病篤之耗，逼得他遄返德國。一八三七年，福氏再在加羅霍附近之布蘭墾堡 (Blankenburg)，實地設立一所學校，專收三歲至七歲的幼兒，始得以他自己之教育意見而從事於保育。福氏最初對於這一所學校的命名，煞費苦心，再四思維，終不能夠得到一個適當的名稱。福氏最欲以「嬰兒職業所」(Kleinkinderbeschäftigungsanstalt)或「育嬰院」(Anstalt für Kleinkinderpflege)做一所學校的名稱，然而他覺得這等名稱太累贅，是不堪入耳的。一日，福氏偕米丹多夫及巴魯夫散步於斯泰格渡 (Steiger Pass)，福氏口還喃喃自語說：「我或能夠爲我的新產物得一美名麼？」時方前進，目睹林中花鳥草木天然之趣，有所領悟，忽然佇立，不禁喜色溢面，遂大聲叫說：「我得到了！幼稚園

(Kindergarten)我便即以這名命名我的學校罷。『幼稚園』一語，意即爲『花園』，其中以『兒童』爲發榮滋長之樹木便是。更明白些說：福氏把兒童比植物，教師比園丁，學校比花園，邱椿君指福氏是集農業的教育思想之大成者，是言非無因的。教育史家海爾福德 (Helford) 說：『福勒伯爾的部格多夫學校，雖爲幼稚園的先導，然他還未嘗以此命名，直至斯泰格渡一遊，幼稚園的名稱纔得成立。』然而幼稚園的名稱，雖經斯泰格渡一遊，已告成立，但是福氏當時還未敢將這名稱公然發表；過後，直至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適值印刷術發明之四百年紀念日，布蘭墾堡之學校，始將『幼稚園』之名稱公之於世。

第八章 福勒伯爾的晚年生活

福勒伯爾自發明「幼稚園」的名稱以後，聲譽漸著，一時社會上人士引領相望者甚衆，有許多學校教師願往布蘭墾堡地方，跟他研究這種教育制度的組織。至於福氏自己呢？也願終身從事於幼稚園之教育事業。一八三七年以來，福氏發刊日曜週報，專門宣傳幼稚園的利益，並發表他的教育意見；有些時候旅行演說，有些時候對於附近學校年少的教師，講演保育方法；且常懇求和警告家庭上做母親的人，教她們必須保育兒童，並曉以訓練兒童的責任。福氏關於母教上的意見說：「人類的慈母，便是天然的兒童教師，其教養子女的责任，是天所賦與的；她們必須求怎樣適合這種責任，纔是母親的天職。」福氏的這段議論，一經發表，引起一般教育家的注意，而贊成的人日益增加。不幸至一八三九年，他的最得力的夫人，忽然長逝，因此他好像失掉左右手，在他的教育事業上，又遭一大打擊。一八四三年，福氏發刊母之遊戲及育兒歌集，在布蘭墾堡出版；過後，他更和二

三同志遊說四方，專發表關於幼稚園設立之意見，意欲借此鼓吹，勸募資金，以圖推廣，然而不能夠遂願，毫沒良好結果，因之經費問題，實無解決的方法，布蘭墾堡的幼稚園，自產生迄今，僅有七年之年齡，再不能往下維持，祇得聽其夭折，不得已宣告停辦。自此以後，福氏雖漸衰老，然還孜孜然盡力於教育事業，未嘗少懈；最初他再在加羅霍致力於保姆之養成；過後，自一八四八年起，最後四年間，專在薩克思買寧根 (Saxe-Meiningen) 之利本斯泰因 (Liebenstein) 地方及其附近，盡力於幼兒保育及女子教育，當時人都稱他為『幼兒之友』。一八四九年，福氏即卜居於利本斯泰因，這近有名的礦泉的一個地方，並續娶一位從前在幼稚園中最得他歡愛的教師為繼室；這位繼室也是一位很賢明的婦人，並且能够盡力幫助他的教育事業，實不減於前妻的。福氏在這時，既有賢明的內助，又得馬稜荷池布洛 (Marenholz-Bilow) 男爵夫人名佩德 (Berthe) 的厚誼幫助，於是事業進行，頗形順利。布洛男爵夫人為什麼會認識福氏呢？因為利本斯泰因是一個風光明媚，氣候溫和的地方，且有溫泉場的設備，遊人絡繹不絕，布洛男爵夫人嘗至這地方養病，目睹福氏和村童嬉遊，宛然像一老癡漢，布洛男爵夫人指着福氏說：『後世得有紀念碑之建設者，非斯人而誰？』她

遂和福氏締結親交，對於他的學說和事業，深表十二分的敬服和同情，於是決心輔助福氏之事業。福氏得了布洛男爵夫人的幫助以來，引得一班政界、教育界有名的人士如第斯多惠（Diestesterweg）等，都來參觀他的事業實行的情形；布洛男爵夫人並替福氏在馬利恩塔爾（Marienthal）地產上面，劃定一塊廣大的地址，爲福氏設立學校之用。她又做一部最饒有趣味的溯回錄，專記載福氏生平最後十三年中的事迹；迨福氏逝世之後，她竟把福氏的學說和原理傳播於全歐區域的大半。是以福氏的晚年，已經表示一種最快樂和最有成功有希望的佳兆。不料事與心違，福氏一面存了事業成功之念，然在他方面却引人的嫉忌，到了一八五一年的時候，忌他的人故意地把福氏的學說原理和他的姪兒卡爾福勒伯爾的社會主義學說，混在一處，散布謠言，說福氏是一個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普魯士政府得這消息，信以爲真，密派官吏監視其行動，教育部長也派視學官去視察他的幼稚園。當時視學官視察的報告，雖很讚美福氏的幼稚園教育，極力替他辯護，然而終不能得到政府當局的諒解，遂立下一道命令，宣告福氏的幼稚園教育，有驅使兒童爲無神論信徒的罪狀；且以爲幼稚園的教育，是陷於模型的、人工的，使兒童有早熟的危險，持這種理由，勒令該地方所

有的幼稚園，一律停閉。福氏百方抗辯，當然無效；即第斯多惠所主持的教師會，也替他出來抗議，又復無效。福氏經這橫逆，目擊心傷，侘傺無聊。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爲他七十歲誕慶日，各處友朋，都來祝賀，頗極一時之盛。過了兩個月，即六月二十一日，身體大壞，遂溘然長逝。各地人士，聞此噩耗，莫不哀悼，遂把福氏的遺骸葬於馬利恩塔爾附近之斯外奈 (Schweina) 村落。其墓銘上面鐫有福氏遺訓一句，足爲這樣偉大的教育家之紀念，而使後世永慕勿忘的！其文說：

「來！吾曹盍和諸兒共遊乎！」 (Kommt, laßt uns unsern Kindern Leben!)

第九章 福勒伯爾的著作及其學說

福勒伯爾的學說，大部分是關於教育上的學說，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人類之教育一書上，便可窺見其一斑；這書是他於一八二六年，在加羅霍出版的。當時福氏雖未嘗有對於幼稚園的明瞭觀念，然而這部書裏早已經顯示幼兒教育的基本原理。福氏的學說的基本原理，便是『一原』律。他在這書上面，開宗明義地便說：『世界上東西，都是隨着一條永遠律而生活的。這條律在自然界，在靈魂，及在兩者合一的生命裏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條統治萬物的律必根於永存的奮鬥的，具生命的，和有意識的一原；這個一原便是上帝。所有的東西都從神聖的一原即上帝而來，他們的原始便是神聖的一原或上帝。萬物的生活及存在，都由於神聖一原或上帝。神聖的瀰漫使各物有生命，便是各物的要素。』再把這一段話申明說：福氏以爲宇宙萬有，都是爲一定的原理所支配的。他主張自然的一原和人類的精神，是相依附而成爲一致的。福氏所謂一定的原理究竟是什麼？他說：

便是上帝。他以爲上帝是萬有的根本，換句話說：萬有都由上帝而出，且爲上帝所支配的。他又以爲人類也由上帝而出，故人性本善，性既善，那麼，教育必須以遵循自然爲主，使他自由發展，以自識其本性；倘有意地服從其本性，那麼，使在一切生活活動上，都得發見其本性。這種議論，便是福氏的教育上根本思想，也卽是他的農業的教育思想。福氏更以爲兒童早已具有自己發達的萌芽，至於教育呢？不過養護他們使之發達罷了，若在教育上屢用種種命令的干涉的方法，是大大不可的；然而人的本性，又往往有爲惡影響所習染，苟發見這病，那麼，不可不用一種干涉的方法去矯正他們。總括起來說：從自然，任自然，以施兒童之教育，便是福氏在教育上根本的主張。福氏的教育學說，也許大半是受當時自然科學思想的影響所致，因爲這種思想的當中，是顯出有『一原』和內部關係兩種的要素，及一種順序進化的概念。同樣，福氏在幼年的時候，受了一種超越奇異的宗教影響，也是他醉心於當日流行的浪漫主義中神祕主義和象徵主義的一種原因，所以他的一切著作，雖間或出之以一種科學的方式，然而處處都容易顯出一種迷離縹渺，富於感情的狀態，這因爲他們的內容是純然充滿一種極端的象徵主義(symbolism)的緣故。福氏由他的人類和自然之『一原』

的原理當中，又推論出來一種『連續』(continuity)的概念；他即把這種『連續』的概念，應用之於學科和課程之上，換句話說：他主張學校上一切學科和課程，都應該有一種聯絡。福氏說：『人類教育之所以珍視宗教，自然，語言文字，及其他一切智識，他們的分際上是純然在於他們的關係，親切，和活動三種要素之相互作用那一點；苟這三種要素，沒有『一原』做他們的歸宿，那麼，把學校和我們自身，都失足於無底，自惹分裂歧異之錯誤之下了。』福氏主張各科的相互關係，斷不可缺，因為他們都是互相倚靠那種神聖所流出的精髓的緣故；例如博物科之自然的研究，是求習知上帝的製作和表現的；數學是求明瞭宇宙當中的運行律的；語言文字必須和宗教教育相聯絡，因為這樣纔可以使文字和生活的實際觀念相聯絡，不至成爲紙上廢物的；再進一步說：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的中間，也應該有一種『聯絡』，而教育的方法，是應該合家庭方面的職業和學校方面的職業而爲一的。此外福氏又以爲一原律的當中有一種最有結果的結果，便是『自由』和『創造』；他欲把這兩種要素應用於教育方法之上，所以他主張凡一切人類，自誕生以來，即已賦有成人的品性之一種同等的統一的計劃，過後，中途若不遇別種摧殘或阻礙，他們便可自然的盡量地

去發展。福氏的主張，雖然不能完全一致，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且他常常含有這種自然發展應該受人指導甚或定其形狀的意思，然而大部分他總不憚反覆誦說盧騷所主張之『自然即正道』的主張，且他分明地借這種主張去提倡那本能和衝動之圓滿自由的表現的說法。再因為那些自然的或不受阻礙的衝動，和這種唯一內涵的品性相契合一致，且得受那種不良的教育之妨阻，所以福氏主張那『在教授及訓練中之教育，必須為被動的、模倣的；然非成例的、必然的、抵觸的。』因此他似乎有盧騷的那種『消極方面的教育』之觀念了。但是福氏在他的著作結論當中論及於完成這種『發展』的適當方法，他主張『我們行事，並不是出於死板的模倣，或單純的臨摹；乃是出之於活動，自然發展之自動的。』後世教育家拿這種『自動』或『自己活動』(self-activity)的原理，做教育上的工具，最為福勒伯爾派的特色，且已證明福氏的教育學說的價值最佳而其影響最大的。福氏不僅提倡『自己活動』，並且也主張『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為教育方法上的主要目的；所以和『自動』而發展的觀念相連的，便有他的『創造』(creativity)的原理，由這個『創造』而成新的形式和結合，而表現一種新的想像和觀念的。福氏的這種論調，似

乎含有一種神祕的宗教的色彩，但是當他討論學校中手工方面作業的時候，他的論調又和盧騷一樣，是完全地根本於心理學原則的，他說：『學習人生日用之事，必須親手爲之，那麼，其發展、培植及厚其能力之程度，必是遠勝於僅從字面明其觀念之義；同一道理，人生日用形成材料之表現，也須親手爲之，再合之以思想文辭，那麼，其發展培植之度，更是遠勝於僅從字面表現其觀念的。』福氏在『自動』及『創造』的範圍之下，注重這種心理學上自動表示的原理，便是他的方法上的主要特色。盧騷當日也曾經主張以自動的活動爲求學的一種工具；但是盧騷所主張的是教育要隔絕社會，使兒童孤立於社會之外，而不爲社會惡習所薰染的，請讀他的愛彌爾一書，便可以窺見梗概。然而福氏不是這樣的，他很注重教育的社會方面，一如其對於自我表示的原理，且似乎主張其一爲其他必不可少的一件事物，由『自動』而滋發的『自我實現』或『個性實現』，必須經過一重『社會化』的程序，始能達到，因爲個性的生活，是不能離開社會，而必須參與社會制度而生活的；所有各種人類社會的制度，例如家庭、學校、教會、國家和普通社會等等，都是爲人類種族的精神本身所表現的，而每一種制度，又都能變爲個體活動的媒介方法，同時又爲一種羣治的工具；

人類天性是好羣居的，所以個人要受真正的教育，祇有從他和他人作伴上下手一個方法。所以福氏主張教育上的自動，應該用以訓練兒童，使他們得入於周圍的生活之內，並能夠發見出來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活動當中的關係；當他們入了周圍的生活境內之後，便接受了現在所需要的發展，所入越深，所收越足，且由此又預備下將來的需要。福氏又以爲兒童經過遊戲當中共同活動的模倣，不僅可以得着體育上的益處，並且連智育上和德育上的益處，都能够收到。他有一段很美妙的詞令發問說：『正義、中庸、自治、誠實、忠義、兄弟的愛情，再加以嚴格的公平等等，當一羣兒童從事這種種遊戲的那個時候，在近傍的人中，誰能不聞這種心神，及堅強意志，揚葩吐豔，所發之幽香馥郁；又誰不稱述這種毅勇、忍耐、決斷、謹慎、及務嚴密除媮縱之習，所吐雖芬芳少遜，然還顯極美麗之華尊呢？』以上所引用的種種教育意見和主張，是屬於福氏的著作人類之教育一書中的摘要。

福氏的第二部著作，是母之遊戲和育兒歌唱集。這部書是一八四三年時，福氏在布蘭墾堡出版的；但是這部書未出版前，他在那個地方七年當中，不絕地擴充他的教育原理，已經著了兩部書：通名叫做幼稚園教育法及啓發教育。至一八四三年，他更擴張其平日所蒐集的歌曲，滙爲這部很

通俗而令人愛玩的母之遊戲和育兒歌唱集。這部書的宗旨，是福氏用具體的方法，去說明那部人類之教育的原理和方法的。福氏自贊這部書說：『我在這裏已覆我所主張的教育原理之根本觀念了。』這部的內容，是福氏按次排列一些精心選擇的歌曲、遊戲、及畫片；他的目的，在於使爲母親的教育的本能顯見，及指導其向正路發展去。這些歌曲，無非是要使她們知道兒童教育，自嬰孩初生的時候，即應該開始怎樣注意，並警醒她們以母教的責任。同樣，這些歌曲，又作訓練嬰孩的感官、四肢、及各部肌肉；且經過母兒間所有愛情的結合，又生出和他們四圍普通物件之智識方面的關係，和愉快方面的關係來。福氏爲要教人明瞭爲母之道，乃在遊戲歌的前面，先編七首母之歌，其中極力描寫做母親的人須審視她新生嬰孩時所發的種種感情，和當她所目擊的兒童身心各方面發展的時候，所發生的希望之情，畏懼之情等等。其五十首遊戲歌的當中，每一首各附聯着些很簡單的育兒歌的遊戲，如拍餅、捉迷藏、假裝種種職業之類。福氏的目的，在於務求適合於兒童身心、或道德方面一種特別的需要爲止。歌詞的選擇和排列次序，都是按着兒童發展的程度和程序而定的，他們的排列，是差不多由反射和純粹本能的運動而起的，直至他們有那種能力能夠用圖畫

去表示他們的知覺爲止；而其中又含有許多道德的概念，能够使他們漸漸薰習於善的。每首歌曲，都是含有三部：（一）一首格言爲母親的指導的，（二）一行詩詞，伴着音樂，唱給兒童聽的；和（三）一幅畫景，用以說明這首詩的。福氏在這部書的末尾，更用些『歸結的思想』和說明，做一種詳細的註解，使得他們的意思越加明白了。

最後，福氏更有兩種最有創造的價值和影響最大的發明物，便是幼稚園裏面所應用的『恩物』和『作業』。這兩種教材的目的，是在於要喚起兒童的表示；而其在作用上的關係，又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兩者的分別，很覺得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作業』是代表各種活動，而『恩物』是替這些活動，供給各種觀念。『恩物』是把某種確定的材料，重新安排，而結合之，但是不變更其形式；至於『作業』呢？他却把那種種材料，重新創造，加減修正，而變更其形式的。簡單地說：即前者所得的結果，是暫時的；而後者的結果，却是比較的長久罷了。於是福氏在幼稚園實施方法上面所注重的要素，是漸由『恩物』轉移到『作業』方面去，他的範圍和數目，都是曾經大行擴充的。這兩種教材，都是福氏本他自己所主張的根本原理，尤其是他的『發展』原理，並他多年就幼兒教育

上所研究心得而定的。福氏在『恩物』方面，先審察兒童遊戲的方法及其嗜好之所在，然後本這
意旨，縮小宇宙間萬物的性質，形狀，及其法則，作為種種玩具，再用系統的方法去整理他們。『恩物』
全體，分為二十種，又大別為兩部：自第一種『恩物』起至十種恩物止為第一部，叫做『分解的恩
物』，總共三類：第一類為球體、立方體、長方形等，第一種至第六種恩物屬之；第二類為木製或竹製
的種種平面，第七種恩物屬之；第三類為木製、竹製、或金屬製的直線和曲線，第八種第九種及第十
種恩物屬之。其餘十種『恩物』為第二部，叫做『綜合的恩物』，總共四類：第一類是刺紙，使在紙
上面用小針去刺孔，做成種種物體的形狀，第十一種恩物屬之；第二類是絲縫，即替代第十一種恩
物的針孔而用彩絲去縫的，第十二種恩物屬之；第二類是使在種種紙面上，或畫線，或剪成種種物
體的形狀，或把其所剪下的紙片貼在他紙片上面，或用細條的紙去組成各種物體等等，第十三種
至第十七種恩物屬之；最後第四類是用紙、竹、或黏土等去做成種種物體，第十八種至第二十種恩
物屬之。至於『作業』方面呢？『作業』是福氏拿來實行那種曾經由『恩物』而心得的理想觀
念的，他的內容是包含許多用紙、沙、泥、木和其他種種材料的構造建築，竟可列出一篇長表來；這樣

『作業』必須要靈巧敏捷的手藝，纔能够做得成的，且含有很重要的創作和計劃在其內的。這種『作業』必須跟着『恩物』之後，纔能够着手去做，因為兒童若未曾有某種觀念明瞭於胸中在先，那麼，無論如何，決不能把他們表示出來的，所以一切『作業』都是按着立體的『恩物』可彙集爲塑泥模、割硬紙、摺紙和刻木等類；又按着那些平面的『恩物』可彙集爲織蓆、織紙、製棒、縫紉、貫珠、刺紙和繪畫等類；這樣做去，纔能够使兒童活用『恩物』不至於視爲死物，而經過『作業』之後，造成一種實際社會上生活的基礎。照這樣看起來，『恩物』和『作業』實含有極深奧的教育原理，雖經後人逐漸改良擴充，然而總逃不出福氏曾經所發明的幾個根本原理呢。

第十章 福勒伯爾學說的批評及其影響

福勒伯爾的教育學說和他的教育方法，已如前節所說。我們若用批評的眼光去觀察，可以發見其中很有許多瑕疵。第一，先就福氏的辭令而論，他關於哲學思想的說明，散漫無條理，頗爲艱澀，世人多有難解之歎；他的思想之散漫無條理，不僅在他的著作上令人難解，即當他講演的時候，也往往和裴斯塔洛齊的著作犯同一毛病。復次，再就福氏的思想而論，他的思想不甚清楚，而近於幻想。他在人類之教育一書裏面，雖有些地方好像根據於心理學原理而立論的，然而他常常把『原』律講得太過，所以思想不清楚而近於幻想。例如他常想把『相反的東西調和』及『不相類的東西相連』，要想生出關係，却反起衝突。他又太注重『象徵主義』，常常近於狂想而雜亂，尤其是當基本理想不明的時候，因爲萬物都託生於上帝，由上帝而存在，每一個生活的精髓，都含有神靈的色彩，他們既表示而啓現上帝，所以福氏不得不以他們爲象徵。總之：福氏的哲學思想，難

免了夾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然而這也因為當時真正的心理學還未發達，例如近代科學上兒童發育的種種原則，都未成立；加之福氏的周圍的空氣，都是一種離奇古怪的哲學思想，和那些理智的潮流，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獲得的幻妄的宗教經驗，所以福氏純用一種『神祕主義』、『象徵主義』的原理，並常常借助於那些最幻妄而且最矯強的解釋，去說明他的教育實施的方法。然而除掉這種基本原理太近於神祕，而和現代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等的原則相背馳外，其中却有許多觀念和主張，在今日教育學上，總算已經建設一種最圓滿的結果和影響的。福氏主張教育須要養成『連續』的概念，要教兒童能够『自由』和『創造』，要使兒童去『發展』、『自我活動』、『自我表現』，及『社會參與』等等，都是為近世教育家所採用的。杜威(Dewey)博士主張教育便是生活，教育是繼續的生長，及教育必須社會化等等，都是受着福氏的教育學說的影響而發生的。但是杜威曾經批評福氏的學說說：『福勒伯爾和黑格爾(Hegel)裴斯塔洛齊一輩人，同樣地受着康德(Kant)哲學的影響，去創成一種學說所謂『開展說』，以注重最後完全的形式或目標。裴氏和福氏都以為這「完全形式」從最初即存在的（潛伏於心靈上的），教育乃是把已經存在

的東西開展出來。這種主張，是太不適合於現代心理學原則。』所以杜威不但對於福氏的教育學說，大加修正；並且對於福氏的幼稚園教育實施方法，也加改良，然後纔敢應用之於他自己所創辦之芝加哥的實驗學校。最後，再就福氏的母之遊戲和育兒歌集而論，這部書裏面也有許多缺點。這部書的裏面，圖畫是很壞，非常粗俗；音樂是很粗，生硬不熟；至於詩詞，既缺乏聲韻，又沒有詩的精神，連詞藻也不好，很令人難記憶的，且其排列的次序，似乎有許多地方不相連接的。但是畫和歌却頗適合於兒童的興趣和需要，而且福氏並沒有以為找到更好的作品的時候還用他們，他不過想舉幾個如何母親可以引導她的兒童發育罷了；若從教育價值上講起來，這算是空前的兒童歌集。福氏對於遊戲上之主張，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主張幼兒常有遊戲的衝動，所以我們不可不利用這種去發達他們固有的能力，但是遊戲不可出於強制的，僅使兒童自動地傾向於這方面罷了；然而他又以為兒童在遊戲上自有一種模倣成人生活狀態的衝動，所以我們不可不利用這種衝動，去引導他們到着成人的實地生活。果如福氏所主張，要在教育上收十分之效果，那麼，勢必至於以遊戲為正當之教材，而不得不加以一種強制力去教授他們。這樣做去，那麼，福氏對於遊

戲既期其必行，又不欲強制，豈非自相矛盾麼？所以後世許多教育家對於福氏的教育學說有訾議，這也是一個理由。但是天下事，決沒有絕對美，福氏學說中，雖有許多缺點，然其有價值的地方，實爲後世教育上的大貢獻；尤其是幼稚園教育的方法，他的影響及於後世更大，不僅遍傳於歐洲全土，並且推及全世界。

但是說到福氏自創的布蘭堡幼稚園及附近的幼稚園呢？自普魯士政府下令停閉以後，翌年福氏逝世，差不多經過十年光景，是完全停頓的。在這十年中，雖由布洛男爵夫人向普魯士內閣和國王方面，盡力疏通，請撤消停閉令，卒歸無效。布洛男爵夫人無法，祇得出遊各國，歷法蘭西、比利時、荷蘭、意大利、俄羅斯及其他歐洲各國，努力鼓吹，把福氏的幼稚園教育方法，傳播到各處。加之福氏的孀妻墨登託及一般熱心的門徒，都出來幫助布洛男爵夫人做這種宣傳工作；久而久之，漸漸使全歐人士對於福氏的精神事業，都發生信仰。至一八六七年，布洛男爵夫人被法蘭克福的哲學大會請去講演。這會議是爲研究同時代的各種學說而召集的，布洛男爵夫人利用這機會，把福氏的教育學說及其制度，極力發揮，引起多數教育學者的注意，並提議在這會議中，設立一個永久委

員會，叫做福勒伯爾協會，專門研究福氏的教育學說和制度。經過布洛男爵夫人這樣努力的結果，這種精神事業，到處無不受人歡迎，例如幼稚園、訓育學校和各種雜誌，專力於這種精神事業的宣傳運動，歐洲各處紛紛興起。當日幼稚園制度，雖未曾經歐洲各國政府採用，然在西歐各處的民間，自由設立的很多；過後，這種教育事業，逐漸發達而有不可遏之勢。普魯士政府因經布洛男爵夫人的盡力疏通，也漸表同情，至福氏死後十年，遂把停閉幼稚園令完全撤銷，准許民間自由設立，然國家學校制度上還未曾把這種幼稚園教育列入。直至歐戰以後，歐洲各國的平民教育運動逐漸發生，政府始承認幼稚園教育為國民所必需，遂把這一段教育列入學校系統之內。至於美國呢？美國是一種『全民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最發達的國家，這種幼稚園教育，最適合於美國人的心理，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發見這種幼稚園教育的運動，過後，逐漸擴張，今日幾乎遍地都有幼稚園了。再講亞洲，最初效法歐洲的是日本，所以這種幼稚園教育先輸入日本，然後再由日本傳到我中國。我中國在中華民國七年的時候，實行新學制，遂把幼稚園教育列入學校系統之上。照這樣看起來，福氏的精神事業，已經傳播於全世界，其功實不可沒！所以我們對於這樣的教育大偉人，

不可不有所紀念，我現在把福氏的全傳寫出，也是出於敬慕他的意思罷了。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 國難後第一版
 三月印行

(五七七)

百科小叢書 福勒伯爾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姜 琦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B37

5747

Fr

C.2 福勒伯尔

不出借

登記號數	5747
類	碼
卷	數
備	注

B37
Fr
C.2



不出借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43851